

## 法國餐是否一定要法國大廚才弄得好？

文 | 麥華嵩

本文題目自然是一個比擬——我很清楚我要寫一篇音樂稿！至於題目所問……我看我們要在法國以外找一位法式廚藝高手，總會找得到吧。同樣地，要找一位擅長法國音樂而不是法國人的演奏者，也不會很難。我最先想到以演譯德布西和拉威爾著稱的德國鋼琴家紀斯京（Walter Giesecking；紀斯京出生於法國里昂，不過主要在德國學藝）；另外，波蘭鋼琴大師魯賓斯坦彈聖桑的g小調協奏曲可說是生平絕活，閃爍璀璨如華麗水晶燈。其實像魯賓斯坦這種級數的演奏者，基本上演出甚麼都會可聽，無論法國音樂、德國音樂，還是意大利音樂……他們的演譯不一定「地道」，卻仍會因為演奏者的強烈個性與風格印記而別有特色。



但「法國餐與法國廚師」的問題，套用在演奏音樂上，仍然是很好談的。假如我很重視演奏作品要有「地道」風味，我或會提出這個論點：西方各國近數百年已各自發展出有地區特色的演奏「學派」，各國演奏者也一直跟本國作曲

家合作頻繁，更是在同一文化氛圍中活動，於是一個國家的音樂風格與演奏風格，總有相當連繫，演奏者對本國音樂的領會也應會較深入；剛才的例子，只是少數大師的例外而已。

先得說，今天因為交通方便，很多演奏者經常來往多國演出和教學，地區演奏風格已沒過去鮮明；但歷史的沉澱，還是不那麼容易給完全沖擦掉的。譬如說，現在以演奏法國音樂知名的演奏家，很多都是法國人，包括鋼琴家巴福傑（Jean-Efflam Bavouzet）、蒂博代（Jean-Yves Thibaudet）等；要帶出不少法國作品的靈巧優雅，法國人總會比較在行。再說另一例子：蕭斯達高維契。最「原汁原味」的蕭斯達高維契，蘇聯解體後可能已成絕響；二十世紀中蘇聯指揮名家馬拉雲斯基幾位等不只技藝高超，還有活在樂曲創作年代的「優勢」；蕭氏寫進交響曲中的地獄般的日子，今天西方音樂家難以像馬拉雲斯基那樣有切身體會。俄羅斯的音樂家則也許還能透過社會中仍存在的歷史傷痕，而有比較深刻的感受。

德奧大師的作品，則比較不必本國音樂家才能道出精髓。譬如莫扎特鋼琴協奏曲的最佳演譯者，包括羅馬尼亞的赫絲姬（Clara Haskil）和葡萄牙的皮莉斯（Maria João Pires）。演奏貝多芬或布拉姆斯音樂有卓然成就的，從蘇俄的歷克特（Sviatoslav Richter）到英國的所羅門（Solomon Cutner）與加拿大的顧德（Glenn Gould），都佔一席。尤其不能不就顧德多說兩句：他不只彈巴赫了不起，貝多芬與布拉姆斯亦與眾不同，例如當年和大指揮伯恩斯坦在音樂會中合奏布拉姆斯協奏曲鬧出意見分歧，以致伯恩斯坦演出前竟先向觀眾作一番「澄清啟示」；但無論你罵還是讚，你都不能忽視顧德的演譯。

說了這麼多，談到的音樂家都是西方人。東方人演奏西方古典音樂，能夠達到很高層次嗎？我絕不全面地想起了幾個很成功的「疑似」例子，卻發現他們大都僅限於「疑



巴赫古樂團（Bach Collegium Japan）

似」，因為他們大都是在西方學藝和成長的亞洲人，文化上、心靈上很西化。譬如大提琴家馬友友的父母都是中國人，但他七歲時已移民到美國去。鋼琴家內田光子是出生於日本的莫扎特、貝多芬和舒伯特名家，她十二歲便到奧地利學琴去，之後在西方發展。韓國小提琴家鄭京和十三歲離開本國往美國學習時，已經是有點名氣的天才，但她的成熟風格是在美國名師引導下成形的。印度指揮梅達（Zubin Mehta）則是在本國長大，不過十八歲到維也納留學後，才算正式上指揮課。最佳的「亞洲成功樣辦」，可能是日本指揮小澤征爾（Seiji Ozawa）——他在日本的音樂學院受訓，二十多歲才於西方發展事業，其後蜚聲國際。

近年有一個證明音樂演譯跨越國界的好例子，就是數年前帶領日本巴赫古樂團（Bach Collegium Japan）訪港演出的鈴木雅明（Masaaki Suzuki）。鈴木雅明和古樂團的不少

成員曾在西方留學，他們也有請西方演唱家在錄音中負責獨唱部，但樂團整體上仍是十分「本土」的。他們自1995年開始灌錄巴赫清唱劇，錄音場地一直是神戶松蔭女子學院大學的教堂，到2013年終於完成了一整套巴赫聖潔清唱劇全集。他們的錄音剛出現時，古典樂界訝異於一個日本組合竟然能夠深入演譯巴赫的十八世紀初德意志新教音樂靈魂。到了今天，日本巴赫古樂團在巴赫演奏史上已留下了不可抹殺的光輝紀錄。

不過，我更佩服的，是巴赫和不少重要的古典音樂作曲家。他們的創作往往有難得的「普世價值」，就像英國的莎劇，可以——甚至必須——由世界各國的人以不同文化背景作出演譯，從而展現不同的視野，讓聽眾聽出不同的感受。很期待將來有更多來自世界各地、有本土風格的音樂家，為古典音樂注入新的看法、新的觀照。



鈴木雅明帶領演出的巴赫清唱劇第一集



鈴木雅明領導演出的巴赫清唱劇第55集（最後一輯）